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列宁斯大林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YANJIU

3

2000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执行编辑 闫月梅 李朝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总第 17 辑)

主办单位 中央编译局
编 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编辑部
主 编 李其庆
副 主 编 翟民刚 赵国顺
印刷单位 北京雁南印刷厂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电话:66163377-408
内部资料准印证号 99-L0481



国防大学 2 071 1217 7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研究

目 录

新 文 献

- 卡·马克思 巴枯宁..... (1)
- 弗·列 宁 致瓦·弗·库拉耶夫、叶·波·博什
和亚·叶·敏金..... (4)
- 〔附〕关于列宁给库拉耶夫等人的
一份电报的背景..... B. 洛吉诺夫(6)
- 弗·列 宁 致尼·亚·罗日柯夫 (10)
- 〔附〕尼·亚·罗日柯夫致列宁 (11)

经典著作考证研究

马克思逝世至 1886 年底恩格斯书信的价值与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纽约国际出版社

1995 年英文版第 47 卷说明 (14)

评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和尤尔根·容尼克尔的

文章《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 维·维戈茨基(31)

《资本论》和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 经济的发展 洪银兴(37)
《共产党宣言》与环境 约·贝·福斯特(50)
列宁和辩证法思想的实践 罗·迈耶(75)
新经济政策:列宁的观点、经验和教训 维·布达林(99)
学习列宁主义建党思想
——纪念列宁诞辰130周年 刘彦章(111)

史料研究

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政治遗嘱

- 分析的深度是证明遗嘱真实性质的
主要论据 加·哈·波波夫(119)
真有这个“遗嘱”吗? 叶·彼得连科等(133)
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往来信件(1932—1933年) (141)
斯大林的秘密继承人 沃·A. 梅德韦杰夫(188)
1937—1939年间蒋介石与斯大林
和伏罗希洛夫的往来通信 (206)
论1843—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
马克思主义在丹麦的传播 奥·斯腾德-彼得森(216)
约·维·斯大林谈自己的化名 (249)

人物与事件

斯大林年谱(十七)..... 高晓惠(251)

新 书 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

外文新书目..... 图 采(276)

卡·马克思
巴 枯 宁¹

本报第 36 号曾报道了巴黎的一则传闻,说乔治·桑掌握着某些能证明俄国流亡者巴枯宁是皇帝尼古拉的间谍的文件。^①我们之所以公布这个传闻,是因为它是两位彼此完全没有联系的通讯员同时给我们发来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公众报刊对公众活动家应该进行严格监督,并且同时也给巴枯宁先生一个机会,让他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的怀疑。我们没有等巴枯宁先生提出要求,就从《奥得总汇报》转载了他的声明和他给乔治·桑的信。^②现在我们将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逐字译出,该信彻底澄清了此事。^③

编辑先生:

您以巴黎 7 月 3 日电的名义,在贵报发表了如下的报道(附上该报道的译文)。贵报的通讯员传播的事完全是假的,甚至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我从来没有丝毫证据支持你们企图对被已经下台的国王^④驱逐出法国的巴枯宁先生所加的诋毁。因此,我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对他的正派和其观点的坦诚表示过丝毫怀疑。

① 《巴枯宁》,1848 年 7 月 6 日《新莱茵报》第 36 号。——编者注

② 《巴枯宁。声明》,1848 年 7 月 16 日《新莱茵报》第 46 号(副刊)。——编者注

③ 本段用的是马克思自己的译文,载于 1853 年 9 月 2 日《晨报》。——编者注

④ 路易-菲利浦。——编者注

忠实于您的

乔治·桑

又及。我请您凭着您的荣誉和良心，立即把这封信发表在贵报上。

1848年7月20日于拉沙特尔(安德尔省)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8月2日

载于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

第64号

注 释

- 1 1848年7月6日，《新莱茵报》刊载了一篇其驻巴黎通讯员艾韦贝克发来的报道，标题为《巴枯宁》。作者报道了当时流传的谣言，说米哈伊尔·巴枯宁暗中为尼古拉一世效劳，并说乔治·桑掌握着这方面的证据。这样的谣言甚至在1848年革命前就已在波兰流亡者中传开了。7月16日，《新莱茵报》转载了巴枯宁给《奥得总汇报》编辑的声明，驳斥了这些指控。《新莱茵报》还刊载了巴枯宁给乔治·桑的信，请她作一个公开声明，以证明这个有损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形象的谣言是虚假的。8月3日，马克思收到乔治·桑通过波兰民主主义者科斯策尔斯基转来的给《新莱茵报》的信，并加编者按立即予以发表。

1853年，几家英国报纸指控马克思利用《新莱茵报》对巴枯宁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1853年9月初，马克思在给《晨报》和《人民报》编辑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33—335页）中驳斥了这些指控——这些指控的作者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抱有敌意的流亡者”。马克思在给《晨报》的声明中回忆说，《新莱茵报》发表了巴枯宁的自我辩护以及乔治·桑的有关书信；他还引用了给该信写的编者按。

后来，马克思在 1860 年 3 月 3 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我在《新莱茵报》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艾韦贝克]，另一个是巴黎的石印通讯。即使我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各家报纸的编辑部的。公开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本人。《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马上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隆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巴黎的信件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有责任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新莱茵报》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1848 年 8 月，当我们在柏林相会时，我们已言归于好。以后（在 1851 年）我又在《论坛报》上出面维护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0 卷第 492 页）（这里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为马克思写的，他在此文中高度赞扬了参加 1849 年 5 月的德累斯顿起义的巴枯宁。）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 年莫斯科英文版第 7 卷

（闫月梅译 责任编辑：杨彦君 张奇方）

弗·列宁

致瓦·弗·库拉耶夫、
叶·波·博什和亚·叶·敏金

1918年8月11日

奔·萨

致库拉耶夫、博什、敏金及奔萨的其他共产党员同志们

同志们：对五个乡富农的暴动^①应予无情镇压。整个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因为现在到处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斗争”。应该拿出样板来。

(1)绞死(务必绞死，好让人们看到)不少于100个罪恶昭彰的富农、富人、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

① 指不满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农民于1918年8月5日发动的暴动。暴动席卷奔萨省奔萨县及与其相邻的莫尔尚斯克县几个粮食最富足的乡(共8个乡)(见《苏共奔萨州组织大事记(1884—1937年)》)萨拉托夫1988年版第58页)。8月9日和10日列宁收到俄共(布)奔萨省委主席叶·波·博什和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瓦·弗·库拉耶夫报告发生暴动的来电。列宁在复电中一再指示他们组织对暴动的镇压(见《列宁年谱》莫斯科1975年版第6卷第41、46、51和55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77、286—287、288—289和304—305页)。这封信重申了这些指示，不过语气更强硬、更激烈。博什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这封信的部分内容(见《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会见和谈话(1915—1918年)》，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3(26)期第169页)。

(4)指定人质——根据昨天的电报。

要做得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都看到,都发抖,都知道,都喊叫:他们把富农吸血鬼绞死了,全都要绞死。

收到此电后请回电并告执行情况。^②

你们的 列宁

附言:请找强硬一些的人。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2全宗

第1目录第6898卷宗——亲笔

原载《列宁。不为人知的文献(1891—1922)》

莫斯科1999年版

(何宏江译 责任编辑:赵国顺)

① 指1918年8月11日0时10分由列宁、亚·德·墨鲁巴和埃·马·斯克良斯基签署的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亚·叶·敏金的直达电报(抄送叶·波·博什和瓦·弗·库拉耶夫)。电报由墨鲁巴于8月10日起草(见《列宁文稿》第14卷第766—767页)。

② 暴动于1918年8月12日被平定。当地政权机关主要通过鼓动和有限地使用军事力量平定了暴动。参与杀害5名征粮队员和奔萨县库奇卡村3名村苏维埃委员的人及叛乱组织者(13人)被逮捕并执行枪决。

〔附〕关于列宁给库拉耶夫 等人的一份电报的背景^①

B. 洛吉诺夫

1918年8月11日列宁给奔萨省领导人的电报要求“务必绞死”组织叛乱的富农，而为此要找“强硬一些的人”。^② 这份电报现在一再被人引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早在1918年4月底列宁曾预计有可能通过商品交换从农村和平地获得粮食。而过了差不多才一个星期，他却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实行粮食专卖的问题。这是因为向俄罗斯中部相对稳定地、哪怕是最低限度稳定地供应粮食要靠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粮食作保证。4月底德国占领军在乌克兰把黑特曼斯科罗帕茨基扶上了台。从乌克兰运粮来的道路中断了。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切断了俄国中部与西伯利亚及伏尔加河流域部分地区的联系。到7月联结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的一切路线都被截断。

同时代的人后来谈到1918年夏天的粮食状况时说：“据我观察，1918年5月在彼得格勒很少见到马，一部分马给吃掉了，另一部分饿死了…… 当时我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一只猫

① 这是俄罗斯历史学博士B. 洛吉诺夫为《列宁。不为人知的文献(1891—1922)》一书所写的后记中的一节。标题为译者所加。这里所说的电报是指1918年8月11日列宁给瓦·弗·库拉耶夫等奔萨省领导人的电报(见本辑第4—5页)。

② 本辑第4—5页。

或一条狗，因为精明的人把它们也用来果腹了……”

粮食人民委员部所作的起码的计算表明，在这种情势下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人均每月只有3俄磅粮食（1200克），而且这还是从中部各粮食消费省硬挤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件事关系到千万城市居民的生死存亡。

大家都知道，余粮收集制早在1916年11月29日就由沙皇政府实行了。1917年3月25日临时政府下令实行粮食垄断。同年秋天临时政府把部队的小分队派往农村去征粮，但这些小分队没能完成这一任务。顺便提一句，在军队复员后农村中有的是武器，农村不怎么害怕武装人员。

奔萨省在苏维埃政权的城市供应计划中应起重要作用，因为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奔萨省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党中央把全权代表叶夫根尼娅·博什派到了这里，首都派来了征粮队。8月5日奔萨县库奇卡村爆发了武装叛乱。5名征粮队员和3名村贫农委员会委员被野蛮地杀害了。骚乱从这里蔓延到邻近的4个最富足的县。如果考虑到东方战线当时离这里只有45公里，那么局势的严重性就显而易见了。

也许这一切可以部分地解释列宁给奔萨的电报和信件的语言，这些电报和信件都要求“绞死”叛乱的首要分子，要求“强硬”和采取“无情的群众性的恐怖手段”。

但不仅如此。列宁曾多次抱怨苏维埃政权与其说像“专政”，不如说像“稀泥”。列宁在给尼·罗日柯夫的信中指出：“至于‘个人独裁，恕我直言，完全是废话。机关已经十分庞大，有些地方已经过分庞大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独裁’根本实现不了，实现这一‘独裁’的尝试只会是有害的。”^① 在类似的情况下，实际权

① 本辑第10页。

力不足往往用大量的法令或干脆用毫不客气的骂人话来弥补。因此，列宁在那个1918年提出，由于破坏修建纪念物的宣传活动要把卢那察尔斯基“绞死”时，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动手去清理绞索。稍后，1921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彼·波格丹诺夫写信说，要把“共产党内的坏蛋”关进监狱，“完全应该把我们大家以及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人用发臭的绳子吊死”^①，这时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搭建绞架。

那么这次在奔萨又是如何行动的呢？从奔萨往库奇卡村派出一支部队，逮捕了13名直接参与杀害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以及组织暴动的人。这13个人都被枪决了。往其他县和乡则派出了鼓动员。在召开解释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各种会议后，农民的骚乱被平息了。

当然这样的事并非到处总是一样处理的。但这一回在列宁发来电报后正是这样处理的。

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1920年访问俄国后指出：“部分由于战时的紧张状态（俄国已连续作战6年），部分由于社会结构全面崩溃，部分由于货币流通完全混乱，几乎一切消费品都普遍紧缺。布尔什维克在遭遇这种情况后找到了拯救城市居民，使他们免遭投机倒把扼杀和死于饥荒的惟一办法，在为获得剩余的粮食和必需品而进行的十分激烈的斗争中实行了食物定量分配制度和某种集体监督。

苏维埃政府从自己的原则出发实行这一制度，但俄国的任何一个政府现在都会不得不采取这个办法的。要是西欧至今还在打仗的话，那么伦敦也要凭卡凭票来分配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但在俄国不得不这样做的基础是不受监督的农民经济，其对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49—151页。

象是生来就不守纪律、不习惯自我克制的居民。因此斗争不可避免是残酷的。”

总之，应该明白，试图从千百件文献中抽出某些往往在“战斗激烈时”写的信或电报来对社会震荡时期作出评价是不会有
任何学术意义的。

原载《列宁。不为人知的文献(1891—1922)》一书

(何宏江译 责任编辑：赵国顺)

弗·列宁

致尼·亚·罗日柯夫^①

1919年1月29日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不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而是因为我希望在共同参与苏维埃工作的实际基础上彼此能接近起来。

局势尚未绝望，只是很困难。由于在南方和东方取得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胜利，现在十分有望改善粮食状况。

不应考虑买卖自由，因为正是经济学家应该明白，在必要的食品绝对短缺的条件下买卖自由等于疯狂的、野兽般的投机倒把和富人对穷人的胜利。不应通过买卖自由向后倒退，而应通过改进国家的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过渡是困难的，但悲观失望既不应该也不明智。非党知识分子或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去唱买卖自由的小夜曲，而是紧急组成团体和协会来全面帮助解决粮食问题，那就不会在行动上提供重大的帮助，就会减少饥荒。

至于“个人独裁”，恕我直言，完全是废话。机关已经十分庞大，有些地方已经过分庞大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独裁”根本实现不了，实现这一“独裁”的尝试只会是有害的。

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开始。德国的国内战争和斗争的路线正是如下：苏维埃政权对“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原则即对反革

^① 这是列宁对尼·亚·罗日柯夫1919年1月11日来信的答复。罗日柯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68—1927)——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思想领袖之一。1922年同孟什维克决裂，后从事科教和行政工作。

命的立宪会议”，德国的这场斗争现在和将来甚至会打动最顽固的知识分子的头脑。旁观者清。自己的祖国没有缺点。我们俄国有人认为这“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野蛮”。而现在，历史表明，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全世界的破产，任何地方都避不开国内战争（愿者命运领着走，不愿者命运拖着走），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苏维埃纲领的基础上走向帮助工人的立场。

我认为，那些忘我献身于最困难的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的小组、组织、委员会、自由协会、大小团体到那时会像蘑菇般地成长起来，我们到那时将减轻分娩的痛苦，把它缩小好几个月。而出生尽管如此痛苦，却是一件异常美好和富有生命力的事。

敬礼！

尼·列宁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2全宗

第1目录第8492卷宗——手稿抄件

〔附〕尼·亚·罗日柯夫致列宁

彼得格勒，下诺夫哥罗德大街12号73室

1919年1月11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给您写这封信不是因为我指望您能倾听我的声音，理解我的想法，而是由于我面对当前的局势再

也不能沉默了，我以为局势已经绝望，因此我应该做能做的一切，以防止令人战栗的灾难发生。我不得不尝试一下，即使毫无指望也要试试。

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粮食状况简直糟透了，正在一天天恶化。最后的大灾难正在迫近。我现在不从一般经济意义上说灾难的原因（万一您知道的话，可以另外再写信），只谈粮食问题。这方面的局势到了这样的地步，举例来说，彼得格勒的一半居民注定要饿死。在这样的条件下您保持不住政权，尽管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对您构成直接的威胁。您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懂得这一点。

您关于动用巡查队的种种威胁帮不了您的忙，因为全国无政府主义猖獗，没有人怕您，也没有人听您。即使有人听，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您的整个粮食政策构筑在错误的基础上。要是政府能向居民充分供应最重要的日用必需品，那么有谁会反对国家垄断这类必需品的买卖呢？但这是办不到的，您现在和将来都办不到。毕竟不能冒着自已失去生存的危险去为明知无望的事业承担责任。请保留您的供应机关，继续使用它，但不要再垄断粮食以至任何食品的买卖。请你们供应能供应的东西，但要允许完全自由的买卖，断然地给各地方苏维埃下令取消一切禁止运入和运出的命令，撤销一切巡查队，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您以至任何一个人不借助私人买卖的主动精神都克服不了不可避免的灾难。这一点如果您做不到，那么您的敌人就会做到。在20世纪里不能把国家变成中世纪闭关自守的地方市场的大杂烩，因为在我们的中世纪时居民只有现在苏维埃俄国版图内居民的5%，当时这样做是正常的。而现在这样做则是荒谬之至。

我们和您分道扬镳，走得已经太远了。也许（甚至十分可